

心悦之，
诚评之。文
学、书画、摄
影、音乐……
诚邀您一起
聊经典，谈创
作，评作品。

欢迎您的来稿

投稿邮箱：
wanbaofukan
@163.com
请在主题标注
“心悦诚评”。

2024年9月5日 星期四
潍坊晚报

值班主任：张媛媛
编辑：马莎莎
美编：许茗蕾
校对：刘小宁

《山谷微风》一书收录了余华今年年初寓居三亚期间写下的以童年为主题的12篇散文，同时精选了他1984年以来创作的与童年有关的17篇散文。我们有理由把这本书看成是作家余华的一部童年志。书中，余华通过一个个有趣的生活故事，几乎全景式展示了自己年少时在浙北小城海盐的生活图景。不仅如此，余华还以较多篇幅写儿子漏漏的童年。父子二人的童年相互对照，呈现不同时空下两代人的童年景象，揭示了爱、成长、疼痛与时间的关系，让不同年龄的读者都能感同身受，从中找到自己的影子。

余华对童年的书写充满了哲学思考。书中，余华一再写到恐惧，他认为恐惧与生俱来，就像“欺骗父母是孩子的天性”。他以童年时见到一个老人的葬礼为例，描写了人与土地的关系：“土地可以接受各种不同的东西，在那个夏日里，这个老人生前无论是作恶多端，还是广行善事，土地都是同样沉默地迎接了他。”



成年后的余华认识了一位塞尔维亚艺术家库斯图里卡，这个“曾经的不良少年”从不系鞋带，他解释说，不系鞋带，表明身心放松，如果系上，表明处于紧张之中，准备随时逃

跑。余华写道：“我们也一样，我们的少年里不会缺少逃跑，不会缺少心惊胆战，而且逃跑和心惊胆战如影随形，追随我们一生。”这篇题为《库斯图里卡的鞋带》一文中还有一句话，被印在了书的套封上：“紧张还是放松，都是生活给予的，什么时候给予什么，是生活的意愿，我们没的选择，只有接受。”

这是一种生活态度，更是一种生活智慧。书中，余华写到与儿子的“交锋”。余华对儿子进行音乐熏陶，希望儿子能听到“真正的宁静”，精心挑选巴赫的《平均律》、巴托克的《小宇宙》和德彪西的《儿童乐园》给儿子听，结果却被孩子外婆所放的一首儿歌《小燕子》打败。余华只得向现实妥协。当儿子处在人生第一个叛逆期，几次把母亲气哭，余华安慰妻子陈虹说：“将来你的孙子会为你报仇。”这何尝不是一种人生哲学，爱会轮回，痛也会轮回。看清了这一点，人生就会少一些焦虑。

有人说，不写小说的余华才是真正的余华。这句话不妨换一个说法，写散文的余华才是真正的余华。余华在他的散文中通过对生活的日常描写，为我们呈现有韵味、深入人心的感悟。他向读者袒露自己的人生，抒写对生活的真切感受，既说出了有趣的欢愉的生命体验，也说出了敏感和无奈的那一部分。

一阵风从山谷深处吹来，那是三亚冬天细微的风，带着暖意，轻轻吹拂过余华，也吹拂过我的内心。

在路上 认识更好的自己

□孙瑞荣

一个人，用了87天，走了627英里。蕾秋·乔伊斯的《一个人的朝圣》，讲述的是一个名叫哈罗德的老人千里跋涉的故事。哈罗德的行走，与其说是一段拯救奎妮的旅程，不如说是他找回自我的过程。

哈罗德从来没有出过远门，自己的一切生活起居都是由妻子打理。他也很少主动跟别人交流，生活中甚至没有几个知心的朋友。所以不管从哪个方面来说，这段旅程对他来说都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。但是他还是毅然决然地出发了，因为他相信，只要他走下去，奎妮就不会死。

哈罗德是幸运的，在627英里的跋涉中，他不断回忆过往，对于他来说，这是一条朝圣之路。那些曾经让他逃避的往事，一件件浮现在眼前，他有了足够长的时间去面对内心。诚如书里所写的：“我还以为走路是世上最简单的事情，不过是把一只脚放到另一只脚前面。但我一直很惊讶这些原本是本能的事情实际上做起来这么困难。”在时间、沿途过客和自然之美的治愈下，哈罗德最终告别了自己童年的阴影，告别了多年萦绕在他心头的彷徨无奈和对人际交往的恐惧，并平静地接受了曾经那个懦弱的自己。

有一句话说得好：“要认识自己最好的办法，就是跳出自己画的圈圈，放下才能更好地看清。”没有谁的人生一帆风顺，只不过有人选择放下，有人选择作茧自缚。前者活成了一束光，治愈自己；后者活成了一张网，困住自己。与过去清算，才是治愈一切的良药。在这段旅途中，哈罗德原谅了父亲的残忍、母亲的无情，理解了妻子的怨恨和责怪，也接受了儿子戴维的离开。这趟旅程，让哈罗德敞开心扉累累的心，与过往和解。

哲学家叔本华曾说，人生实如钟摆，在痛苦与倦怠之间摆动。痛苦并非来源于事情本身，而是源自我们加在这些事情上的观念。把痛苦藏起来，疼痛感并不会消失。直面痛苦，才能让裂开的伤口愈合，完成顺生而行的自我救赎。我们是千千万万个哈罗德的缩影，在人生的信条中，感受痛苦，又在痛苦中变得清醒。

面对生活，当我们回首过往时，有时候会有遗憾和悔恨，我们曾经懦弱，一度面对生活的困境手足无措。人到中年，最应该放下的，便是过去那些痛苦的回忆。生活需要向前走，人也需要向前看。我们要原谅曾经那个不完美的自己，给自己一个机会改变。

蕾秋·乔伊斯用她深情细腻的笔触告诉我们，即使一个人性格上有软弱的缺点，依然可以敞开心扉累累的心，重新去面对这个纷繁的世界，找到一份让自己振奋起来的力量，实现自我救赎。

跋涉的最终目的是爱的回归。这是哈罗德的朝圣之路，其实也是我们每个人的朝圣之路。错过了以往，不要错过现在，好好爱自己、爱家人，勇敢地去做好那些一直都想做却没有做的事情，在路上我们会寻回曾经那个真实的自己。

吹过内心的微风

读余华散文新著《山谷微风》

□轻木



如花 在野气象新

□娇发

感觉。所展作品，精淘细选，文字警人喻世，不落窠臼；意味清幽深邃，老少咸宜。

小馆三百余平，步步见景。墙隅转角，翠竹藤石点缀，花草绿植盎然，装裱清淡雅致，妙趣横生。一些文创小品，也特别值得玩味，如“如花 在野”水杯，一杯在手，清心澄澈；如造型多样的团扇、折扇，一扇轻摇，清风徐来；如自制的刻铭花盆、底盘，其上兰花葳蕤，幽香皎洁，小品大雅，细节处见深功。书展茶馆，墨宝檀香，茶禅一味，文茗互融，斗室生辉。良师抚琴，婉婉沏茶，“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”！

鲁迅说：“不满是向上的车轮，能够载着不自满的人前进。”作品是实力的最好证明。

著名书法家、米芾技法研究专家张其亮先生到场观展，对其作了客观中肯的评价：“书法守正出新，在传统的基础上如何出新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课题。年轻人思维活跃，有天然优势。裴锐、洪亮两个人在这方面做了一些有益探讨。但我还是觉得胆子应该再大一些。既要往传统深里走，又要探索往新里走，不断推陈出新。”

“如花 在野”气象新！祝子山和张洪亮先生以此展为新起点，不驰于空想，不鹜于虚声，不跟风，不摇摆，在形成风格风骨上下苦功，在追求艺术的金光大道上，走得更好更快更远！

在潍坊高新区新商界的“五福茶会馆”，子山和张洪亮先生的“如花 在野书法展”悄然开张，如绚烂夏花，野蛮生长。更想不到观者盈门，好评如潮。

野蛮，非贬义也。试想远古蛮荒之地，物竞天择，适者生存，在野蛮与野蛮的拼杀中，人类以石为器，结绳记事，诞生了古文明的曙光。勇者无惧，敢为人先，在特定的环境里，野蛮是一种勇敢的生存。

办展者是两个志向远大、热爱书法的“年轻人”，他们念兹在兹，土生土长，却向往“如花 在野”的诗与远方。

裴锐，号子山，出生于1977年，永远面带微笑，满脸谦虚诚恳。工作之余，自甘寂寞，痴迷青灯孤卷，兀兀三十余年。好书画，书法崇何绍基。善治印，喜金石，涉竹刻、紫砂。

张洪亮，号晓鑫，出生于1987年。好书画，工篆刻，喜收藏。篆书好高古沉雄一路，隶书从汉碑入手，近年来悠游于汉碑之林，怡然自乐。楷书宗唐楷，向上渐追魏晋，行草书以二王为宗。书法转益多师，始终遵循“师古人”的理念，出入经典碑帖之间，孜孜不倦。曾举办“贪看青山”书法展和“鹿鸣呦呦”个人书法展。

两人气味相投，书风相近，既有青春之野，又有古朴之风，清水芙蓉，天然雕饰。行草篆隶，任意流荡，一气呵成。子山告诉我，他的“传道东柯”八分钟写就，效何绍基，颇有“笔走龙蛇，风卷残云，帆船点点，鸥鹭翱翔”的